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73n1446

玄沙師備禪師語錄

明　林弘衍編次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. 1446-A 玄沙大師語錄序
  - No. 1446-B 刻玄沙語錄緣起
  - 語錄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  - 3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446-A 玄沙大師語錄序

聞夫不落階級，囑云：好去尋思，洞貫金針。不意中途折擔，布單纔展，乃云：不敢自欺，凡聖削除。方向胸中流出，磕著足指處，頓悟苦樂無生；當場盤詰時，報道非干西土。故知宗乘有據，血脉相傳。近來諸方唱導者，師法無憑；談禪者，出世未准。自稱悟道，妄意為人，詰其來繇，無可指的。

追惟往昔，玄沙大師遠傳鷲嶺，近接曹溪，為石頭之親孫，作雪峰之真子，心印列祖，教貫楞嚴，猛虎當前，直云是汝，死蛇活弄，不讓于師。故諸方碩德多就決疑，日本・高麗不遠萬里。

予生末世，去古時遙。昔入閩中，曾詢古剎。窣坡如昨，石柱尚存。撫心無地，欲住焉能。茲喜林得山居士，重修遺址，蒐輯法言。專人走越，欲予題詞。顧予博地庸愚，機思遲鈍。少伸大概，用播將來。若大玄風妙旨，備在書中。即他頌古拈提，旁及錄外。隨中邊而食蜜，羅寶網以交光。倘其揚鞭不瞬，覿面猶迷。若乃入手便知，昔人如在。悟必繇緣，錄亦非字。

天啟丙寅暮春傳曹洞正宗東越雲門寺住持散木　湛然圓澄撰

No. 1446-B 刻玄沙語錄緣起

余初知學佛時，便喜宗門下語，而喜玄沙尤甚。曲彖牀上，如鉼建屋，如鳥飛空，絕無停跡。令讀者一過，如應聲虫，呼其所忘，輒復禁聲。當時與七百眾激揚箇事，中興石頭之宗，下卑法眼之傳。是以雪峯之門，得玄沙而道益尊。凡諸方衲子與日本・高麗，咸奔輳以決心疑。門風機括，極一時之盛矣。

舊有大小錄行世，今無有存者。余山居之暇，蒐覽諸集，彙為三卷，以問雲門和尚，和尚序而行之。夫塗毒鼓一撾，聞者皆喪，無問遠近也。師去七百除年矣，只今莫有聞而喪者乎？一字一句，塗毒鼓聲也。李忠定公有言曰：莫道釣魚人已寂，只今說法語如雷。把臂古人，扶豎今時。則是錄之刻，真不可少也。

閩中得山居士林弘衍焚香敬書於鍾山僧舍

No. 1446

福州玄沙宗一禪師語錄卷之上

閩中得山居士　林弘衍　編次

師名師備，福州閩縣人也，姓謝氏。幼好垂釣，泛小艇于南臺江，狎諸漁者。唐咸通初，年甫三十，忽慕出塵，乃棄釣舟，投芙蓉靈訓禪師落髮，往豫章開元寺道玄律師受具。布衲芒屨，食纔接氣，常終日宴坐，眾皆異之。與雪峰義存本法門昆季，而親近若師資。雪峰以其苦行，呼為頭陀。

一日，欲遍歷諸方參尋知識，携囊出嶺，築著脚指，流血痛楚，歎曰：是身非有，痛從何來？便回雪峯。

峰一日問：那箇是備頭陀？

對曰：終不敢誑於人。

異日，雪峯召曰：備頭陀何不遍參去？

師曰：達摩不來東土，二祖不往西天。峯然之。

(頌：驀然趯倒便知休，百粵青山更不游，從此七閩江上月，至今空照釣魚舟。佛國白。釣魚船上謝三郎，趯到須彌返故鄉，應笑途中未歸客，伶俜旅泊向他鄉。本覺一。未離閩邸已還家，纔跨飛鳶又眼花，堪笑曾郎更心毒，烏藤輕放老玄沙。遯庵演。)

暨登象骨山，廼與師同力締構，玄徒臻萃。師入室咨決，罔替晨昏。又閱楞嚴經，發明心地，由是應機敏捷，與修多羅冥契。諸方玄學有所未決，必從之請益。至若與雪峯和尚徵詰，亦當仁不讓。雪峯曰：備頭陀再來人也。

上堂。諸禪德！汝諸人盡巡方行脚來，稱我參禪學道，為有奇特去處？為當只恁麼東問西問？若有，試通來，我為汝證明是非，我盡識得。還有麼？若無，當知只是趁謂。是汝既到這裏來，我今問汝：汝諸人還有眼麼？若有，即今便合識得。還識得麼？若不識，便被我喚作生盲生聾底人。還是麼？肯恁麼道麼？禪德亦莫自屈，是汝真實，何曾是恁麼人？十方諸佛把汝向頂上著，不敢錯誤著一分子，只道此事惟我能知。會麼？如今相繼紹，盡道承他釋迦。我道釋迦與我同參，汝道參阿誰？會麼？大不容易知，莫非大悟始解得知。若是限劑，所悟亦莫能覩。汝還識大悟麼？不可是汝向髑髏前認他鑒照，不可是汝說空說無、說這邊那邊有世間法、有一箇不是世間法。

和尚子，虛空猶從迷妄幻生，如今若是大肯去，何處有這箇稱說？尚無虛空消息，何處有三界業次、父母緣生與汝椿立前後？如今道無，尚是誑語，豈況是有？知麼？是汝多時行脚和尚子稱道有覺悟底事。我今問汝，只如巔山巖崖迥絕人處，還有佛法麼？還裁辨得麼？若辨不得，卒未在我尋常道亡僧面前，正是觸目菩提，萬里神光頂後相。若人覩得，不妨出得陰界，脫汝髑髏前意想，都來只是汝真寔人體，何處更別有一法解盖覆汝？知麼？還信得麼？解承當得麼？大須努力。

上堂。佛道閑曠，無有程途。無門解脫之門，無意道人之意。不在三際，故不可昇沉。建立乖真，非屬造化。動則起生死之本，靜則醉昏沉之鄉。動靜雙泯，即落空亡。動靜雙收，瞞頇佛性。必須對塵對境，如枯木寒灰，臨時應用，不失其宜。鏡照諸像，不亂光輝。鳥飛空中，不雜空色。所以十方無影像，三界絕行蹤。不墮往來機，不住中間意。鐘中無鼓響，鼓中無鐘聲。鐘鼓不相交，句句無前後。如壯士展臂，不藉他力。師子游行，豈求伴侶。九霄絕翳，何在穿通。一段光明，未曾昏昧。若到這裏，體寂寂，常的的，日赫燄，無邊表。圓覺空中不動搖，吞爍乾坤迥然照。

夫佛出世者，元無出入。名相無體，道本如如。法爾天真，不同修證。抵要虛閑，不昧作用，不涉塵泥。箇中纖毫道不盡，即為魔王眷屬。句前句後，是學人難處。所以一句當天，八萬門永絕生死。直饒得似秋潭月影，靜夜鍾聲，隨扣擊以無虧，觸波瀾而不散，猶是生死岸頭事。道人行處，如火銷氷，終不決成氷。箭既離弦，無返回勢。所以牢籠不肯住，呼喚不回頭。古聖不安排，至今無處所。若到這裏，步步登玄，不屬邪正。識不能識，智不能知。動便失宜，覺即迷旨。二乘膽顫，十地魂驚。語路處絕，心行處滅。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，淨名杜口于毗耶。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，釋梵絕聽而雨花。若與麼見前，更疑何事。沒棲泊處，離去來今。限約不得，心思路絕。不因莊嚴，本來真淨。動用語笑，隨處明了，更無欠少。

今時人不語箇中道理，妄自涉事涉塵，處處染著，頭頭繫絆。縱悟則塵境紛紜，名相不實，便擬凝心斂念，攝事歸空，閉目藏睛，終有念起，旋旋破除，細想纔生，即便遏捺。如此見解，即是落空亡底外道，魂不散的死人，冥冥漠漠，無覺無知，塞耳偷鈴，徒自欺誑。這裏分別則不然，也不是隈門傍戶，句句現前，不得商量，不涉文墨，本絕塵境，本無位次，權名箇出家兒，畢竟無踪跡，真如凡聖，地獄人天，祇是療狂子之方。虛空尚無改變，大道豈有昇沉？悟則縱橫不離本際，若到這裏，凡聖也無立處。若向句中作意，則沒溺殺人；若向外馳求，又落魔界。如如向上，沒可安排，恰似焰爐不藏蚊蚋。此理本來平坦，何用剗除？動靜揚眉，是真解脫道。不強為意度，建立乖真，若到這裏，纖毫不受，指意則差，便是千聖出頭來，也安一字不得。久立，珍重！

上堂：我今問汝諸人：且承當得個甚麼事？在何世界安身立命？還辨得麼？若辨不得，恰似揑目生花，見事便差。知麼？如今見有山河大地・色空明暗・種種諸物，皆是狂勞花相，喚作顛倒知見。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，故號為沙門。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為沙門相，即

便有自利利他分。如今看著，盡黑漫漫地墨汁相似，自救尚不得，爭解為得人？
仁者，佛法因緣事大，莫作等閑相似，聚頭亂說雜話，趁謂過時，光陰難得。可惜許大丈夫兒，何不自省察，看是甚麼事。祇如從上宗乘，是諸佛頂族，汝既承當不得，所以我方便勸汝，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。此一門超凡聖因果，超毗盧妙莊嚴世界海，超他釋迦方便門，直下永劫，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。何不自急急究取，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，久積淨業。
仁者！宗乘是甚麼事？不可由汝用工莊嚴便得去，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。會麼？祇如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弄，說十二分教，如瓶灌水，大作一場佛事。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，用一毛頭伎倆不得。知麼？如同夢事，亦同寐語。沙門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，盖為識得。知麼？識得即是大出脫．大徹頭人。
所以，超凡越聖，出生離死，離因離果，超毗盧，越釋迦，不被凡聖因果所謾，一切處無人識得。汝知麼？莫祇長戀生死愛網，被善惡業拘將去，無自由分。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，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，不出識陰。古人喚作急流水，流急不覺，妄為恬靜。恁麼修行，盡出他輪迴際，不得依前被輪迴去。所以道，諸行無常，直是三乘功果。如是可畏，若無道眼，亦不究竟。何似如今博地凡夫，不用一毫功夫，便頓超去，解省心力麼？還願樂麼？勸汝，我如今立地待汝搆去，更不教汝加功煉行。如今不恁麼，更待何時？還肯麼？便下座。
上堂。汝諸人如在大海底坐，沒頭浸却了，更展手問人乞水喫。夫學般若菩薩，須具大根器，有大智慧始得。若有智慧，即今便出脫得去。若是根機遲鈍，直須勤苦耐志，日夜忘疲，無眠失食，如喪考妣相似。恁麼急切，盡一生去，更得人荷挾，尅骨究實，不妨易得搆去。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？
仁者！莫祇是記言記語，恰似念陀羅尼相似，蹋步向前來，口裏哆哆和和地被人把住，詰問著沒去處，便嗔道和尚不為答話，恁麼學事大苦。知麼？有一般坐繩床和尚，稱善知識，問著便搖身動手，點眼吐舌瞪視。更有一般說昭昭靈靈，靈臺智性，能見能聞，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，恁麼為善知識，大賺人。知麼？我今問汝，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寔，為甚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？若瞌睡時不是，為甚麼有昭昭靈靈時？汝還會麼？這個喚作認賊為子，是生死根本，妄想緣氣。汝欲識根由麼？我向道昭昭靈靈，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，便道此是昭昭靈靈。若無前塵，汝此昭昭靈靈同于龜毛兔角。

仁者！真寔在甚麼處？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，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。古人向汝道：圓成正遍，遍周沙界。我今少分為汝智者，可以譬喻得解。汝還見南閻浮提日麼？世間人所作興營、養身、活命種種心行作業，莫非皆承日光成立。祇如日體，還有許多般心行麼？還有不周遍處麼？欲識金剛體，亦須如是看。祇如今山河大地・十方國土・色空明暗及汝身心，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。直是天人群生類所作業次，受生果報，有情無情，莫非承汝威光。乃至諸佛成道，接物利生，莫非盡承汝威光。祇如金剛體，還有凡夫諸佛麼？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，何不發明取？因何却隨他向五蘊身田中、鬼趣裏作活計，直下自謾去？忽然無常殺鬼到來，眼目譎張，身見命見，恁麼時大難支荷，如生脫龜殼相似，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去，未解盖覆得毛頭許。汝還知麼？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。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，祇大作群隊，干他人世。這邊那邊，飛走野鹿相似，但求衣食。若恁麼，爭行他王道？知麼？

國王大臣不拘執汝，父母放汝出家，十方施主供汝衣食，土地龍神荷護汝，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。莫孤負人，好長連床上排行著地銷將去，道是安樂未在，皆是粥飯將養得汝，爛冬瓜相似變將去，土裏埋將去，業識茫茫，無本可據。沙門因甚麼到恁麼地？祇如大地上蠢蠢者，我喚作地獄劫住，如今若不了，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腹裏，牽犁拽杷，銜鐵負鞍，碓擣磨磨，水火裏燒煑去，大不容易受，大須恐懼，好是汝自累。知麼？若是了去，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這個消息；若不了此，煩惱惡業因緣，不是一劫兩劫得休，直與汝金剛體齊壽。知麼？

上堂。夫古佛真宗，常隨物現。堂堂應用，處處流輝。隱顯坦然，高低盡照。是以沙門上士，道眼惟先。契本明心，方為究竟。森羅萬像，一體同源。廓爾無邊，誰論有滯。塵劫中事，都在目前。時人曠隔年深，致乖常體。迷心認物，以背真宗。執有滯空，不遇良朋道友，只自私心作解。縱有商量，渾成意度。及至尋窮理地，不辨邪正。況平生自己，未曾撈摝。若乃先賢古德，便自知時。克己惟功，菴巖石室。古德云：情存聖量，猶落法塵。己見未忘，還成滲漏。不可持齋持戒，長坐不臥，任意觀空，凝神入定，便當去也。有甚麼交涉？西天外道，入得八萬劫定，凝神寂靜，閉目藏睛，灰身滅智。劫數滿後，不免輪迴。盖為道眼不明，生死源根不破。

夫出家兒即不然，不可同他外道也。莫非真實明達，具大知見，能與諸佛同徹，寂照忘知，虛含萬像。如今甚麼處不是汝？甚麼處不分明？甚麼處不露現？何不與麼會去？若無遮個田地時中，爭柰諸

般滲漏何？總成虛妄，阿那個便是平生得力處？如實未有發明，切須在急時中忘餐失寢，似救頭然，如喪身命，冥心自救，放捨閒緣，歇却心識，方有少許相親。若不如是，明朝後日盡被識情帶將去，有甚麼自由分？

如今却不如他無情之物敷唱分明，土木石頭說法非常真實，只是少人能聽，若聞此說，始可商量。且道無情說底法作麼生商量？試道看。不可道無言無說也，無視無聽也，不可道無問而自說，稱歎所行道。不見善財童子參五十三人善知識，末後見彌勒彈指之頃得入門，纔入門後，其門自閉，於樓閣中觀百千諸佛過去捨身受身，所參一百二十人知識化境，于樓閣中一時俱現，為其證明，善財疑心頓息。

大凡三條椽下，具遮個真實發明，即可商量。便向四生六道中，同于諸佛淨土，更懼何生死？且阿誰知他一切諸法，都無實體？至于靈山會上，迦葉親聞，猶如話月。古德云：善惡都莫思量，還同指月。乃至三乘行位解脫・菩薩涅槃・聖德聖果，並如空花兔角。不見道：却來觀世間，猶如夢中事。有為心法，不可相依。日久年深，全無利益。只為違真棄本，厭離凡情，折心聖道。作此見知，不出他限量，拋他五陰不去。不見道：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。汝只擬向前，爭能明得？可中徹去，方得知之。若未究得，當知盡是虛頭。世間難信之法，具大根器，方能明達。今生若徹去，萬劫亦然。古德云：直向今生須了却，誰能累劫受餘殃？珍重！

上堂：太虛日輪，是一切人成立。太虛見在，諸人作麼滿目覷不見，滿耳聽不聞？此兩處不省得，便是瞎睡。若明徹得，坐却凡聖，坐却三界，夢幻身心，無一物如鍼縫許。為緣為對，直饒諸佛出來，作無限神通變現。設如許多教網，未曾措著一分毫，惟助初學成信之門。還會麼？

水鳥樹林却解提綱，他甚端的？自是少人聽，非是小事。天魔外道是辜恩負義，天人六趣是自欺自誑。如今沙門不薦此事，翻成弄影漢，生死海裏浮沉，幾時休息去？自家幸有此廣大門風，不能紹繼得，更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，大地載不起，虛空包不盡，豈是小事？若要徹，即今這裏便明徹去，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，不教仁者捨一法如毫髮許。還會麼？

時有僧問：從上宗旨如何？師默然。僧再問，師乃叱之。

僧問：從何方便門令學人得入？

師曰：入是方便。

僧問：初心人來，師如何指示？

師曰：甚麼處得初心來？

僧問：學人創入叢林，乞師提接。師以杖指之。

僧曰：學人不會。
師曰：我恁麼為汝，却成抑屈於人。如今若的自肯當人分上，不論初學入叢林，可謂共諸人久踐，與過去諸佛無所乏少。如大海水，一切魚龍，初生至老，吞吐受用，悉皆平等。所以道：初發心者，與古佛齊肩。奈何汝無始積劫，動諸妄情，結成煩惱。如重病人，心狂熱悶，顛倒亂見，都無實事。如今所覩一切境界，皆亦如是。對汝諸根，盡成顛倒。古人以無窮妙藥，醫療對治，直至十地，未得惺惺，將知大不容易。古人思惟，如喪考妣。如今兄弟，見似等閑，何處別有人為汝了得？可惜時光虛度，何妨密密地自究。子細觀尋，至無著力處，自息諸緣去。縱未發萌，種子猶在。若總取我傍家打鼓弄粥飯氣力，將此造次，排遣生死，賺汝一生，有何所益？應須如實知取好。無事，珍重！
上堂：仁者！如今事不獲已，教我抑下如是威光，苦口相勸，百千方便，如此如彼，共汝相知聞，盡成顛倒知見，將此咽喉唇吻，祇成得個野狐精業謾汝。我還肯麼？祇如有過無過，惟我自知，汝爭得會？若是恁麼人出頭來，甘伏呵責。夫為人師匠，大不容易，須是善知識始得知。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，猶尚不能搆得，可中純舉宗乘，是汝向甚麼處安措？還會麼？四十九年是方便，祇如靈山會上有百萬眾，惟有迦葉一人親聞，餘盡不聞。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，迦葉不聞聞，便當得去。不可是汝修因成果．福智莊嚴底事。知麼？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，我道猶如話月，曹谿豎拂子還如指月。所以道：大唐國內宗乘中事，未曾見有一人舉唱。設有人舉唱，盡大地人失却性命，如無孔鐵鎚相似，一時亡鋒結舌去。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，共汝顛倒知見，隨汝狂意，方有伸問處。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，汝向甚麼處得見我？會麼？大難努力，珍重！
上堂。是汝諸人見有險惡，見有大虫．刀劍諸事逼汝身命，便生無限怕怖，如似什麼？恰似世間畫師一般，自畫作地獄變相，作大虫刀劍了，好好地看了，却自生怕怖。汝今諸人亦復如是，百般見有，是汝自幻出，自生怕怖，亦不是別人與汝為過。汝今欲覺此幻惑麼？但識取汝金剛眼睛。若識得，不曾教汝有纖塵可得露現，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脅嚇得汝？直至釋迦如是伎倆，亦覓出頭處不得。所以我向汝道：沙門眼把定世界，函盖乾坤，不漏絲髮。何處更有一物為汝知見？知麼？如是出脫，如是奇特，何不究取？
師上堂時久，大眾盡謂不說法，一時各歸，師乃呵云：看總是一樣底，無一個有智慧，但見我開這兩邊皮，盡來簇著覓言語意度，是我真實為他，却總不知。看恁麼，大難！大難！

師疾大法難舉，罕遇上根學者，依語生解，隨照失宗，廼示綱宗三句曰：第一句且自承當，現成具足，盡十方世界，更無他故，祇是仁者，更教誰見誰聞，都來是汝心王所為，全成不動智，只欠自承當，喚作開方便門，使汝信有一分真常流注，亘古亘今，未有不是，未有不非者。然此句只成平等法，何以故？但是以言遣言，以理逐理，平常性相，接物利生耳。且於宗旨，猶是明前不明後，號為一味平實分，證法身之量，未有出格之句，死在句下，未有自由分。若知出挌量，不被心魔所使，入到手中，便轉換落落地，言通大道，不墮平懷之見，是謂第一句綱宗也。

第二句迴因就果，不著平常一如之理，方便喚作轉位投機。生殺自在，縱奪隨宜，出生入死，廣利一切，迥脫色欲愛見之境，方便喚作頓超三界之佛性。此名二理雙明，二義齊照，不被二邊之所動，妙用現前，是謂第二句綱宗也。

第三句，知有大智性相之本，通其過量之見，明陰洞陽，廓周法界，一真體性，大用現前，應化無方，全用全不用，全生全不生，方便喚作慈定之門，是謂第三句綱宗也。

玄沙語錄卷之中

師垂語云：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，祇如三種病人，汝作麼生接？患盲者，拈槌竪拂他又不見；患聾者，語言三昧他又不聞；患瘂者，教伊說又說不得。若接不得，佛法無靈驗。

時有僧出曰：三種病人，還許學人商量否？

師曰：許汝作麼生商量？其僧珍重出。

師曰：不是，不是。

羅漢曰：桂深現有眼耳口，和尚作麼生接？

師曰：慚愧。便歸方丈。

中塔曰：三種病人即今在什麼處？

又一僧曰：非惟謾他，兼亦自謾。

法眼曰：我語當時見羅漢舉此僧，我便會三種病人。　雲居錫曰：祇如此僧會不會？若道會，玄沙又道不是；若道不會，法眼為什麼道我因此僧語，便會三種病人？上座無事上來商量，人家要知。　雲居元曰：地藏如龍無角，玄沙似蛇有足。玄沙只有先鋒，且無殿後。兩人病在膏肓，鍼藥之所不到，山僧為汝諸人點破。拈拄杖云：棒頭有眼明如日，要識真金火裏看。　有僧請益雲門，門曰：汝禮拜著。僧禮拜起，門以拄杖挃之。僧退後，門曰：汝不是患盲麼？復喚：近前來。僧近前，門曰：汝不是患聾麼？門曰：會麼？僧曰：不會。門曰：汝不是患瘂麼？僧于是有省。　雪竇顯舉了，便喝云：這盲聾瘖瘂漢，若不是雲門驢年去，如今有底或拈槌竪拂，他又不管，教伊近來，他又不來，還會麼又不應，諸方還柰何得麼？雪竇若不柰何，汝這一隊驢漢又堪作什麼？以拄杖一時趁散。　本覺一云：雲門・雪竇也是因風吹火，見兔放鷹，爭如地藏逆水之波？當時聞玄沙恁麼道，便出眾曰：某甲有眼・有耳・有口，請師接。玄沙云：慚愧。便乃呵呵大笑。非但玄沙，盡西天此土諸佛諸祖被這一拶，不免退身有分。驀拈拄杖云：放過則不可。　徑山杲云：這僧雖然悟去，只悟得雲門禪。若是玄沙禪，更買草鞋行脚。　天童華云：雲門平展，這僧實酬。且道什麼處是這僧悟處？不救之疾，難為鍼艾。　龍門遠云：好兄弟，還知真實相，為麼今日不惜眉毛為諸人說破？只如諸人有雙眼，又何曾見來？有雙耳，又何曾聞來？有片口，又何曾說來？既無說・無聞・無見，何處有色聲香味事？雖然如是，能有幾人到這般田地？

頌：

盲聾瘖瘂，杳絕機宜。天上天下，堪笑堪悲。離朱不辨正色，師曠豈識玄絲。爭如獨坐虛牕下，葉落花開自有時。復云：還會麼？無孔鐵槌。(雪竇顯)

退後近前兼對辯，相逢邂逅難回面，春風驀地撼庭前，還見落花千萬片。(白雲端)

雲門老子，手親眼親，因風吹火，不費精神。盲者便視，聾者便聞，雖然無語，掛在口唇。三種病人，一種法門。(佛鑑懃)

盲聾瘖瘂接不得，玄沙枉費閒心力，扁鵲盧醫拱手歸，三人俱是膏肓疾。(鼓山珪)

玄沙三種病人語，透出雲門六不收，莫待是非來入耳，從前知己反為讎。(徑山杲)

權生聾瞽瘂[病-丙+(君/巾)]痲，要顯吾宗驗作家，金剛截鐵如泥碎，透金纔動失玄沙。(汾陽昭)

欲知三種人，應用理常新。未有纖毫法，能為中外塵。(永明壽)

一二三，見聞覺。更是誰，頓銷鑠。花簇簇處鷓鴣啼，草薰薰時鴛鴦飛。玄沙老，玄沙老，賴遇當年欠一著。諦當之言徒唯然，中間樹子半零落。(翠巖真)

玄沙三種接人，諸人口耳現在，不要開眼尿床，特地移山塞海。花裏幽禽語不休，風光滿地誰人買？(塗毒策)

玄沙三種病人，有理不在高聲，引得香嚴老子，却來樹上懸身。(龍門遠)

玄沙以毒出人毒，三種病人同一屋，堪笑雲門老古錐，河裏失錢河裏摝。(或菴體)

盲聾瘖瘂不相干，莫被玄沙恣熱謾，一句與君重剖露，老君頭戴楮皮冠。(晦空明)

聾盲瘖瘂，捉敗了也。更問如何，聾盲瘖瘂。(月林觀)

曲設多方驗作家，有誰親見老玄沙？耳聾口瘂眼睛瞎，五濁眾生數似麻。(橫川珙)

雪峯上堂曰：要會此事，猶如古鏡當臺，胡來胡現，漢來漢現。師曰：忽遇明鏡來時如何？峯曰：胡漢俱隱。師曰：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在。

師因參次，聞燕子聲，乃曰：深談實相，善說法要。便下座。時有僧請益，曰：某甲不會。師曰：去！誰信汝？

頌：

紫燕飛來繞畫梁，深談實相響浪浪，千言萬語無人會，又逐流鶯過短墻。(本覺一)

薄宦奔南北，長憐客路塵濛濛烟雨裏，深憶故園春(延壽慧)。

殺活交馳，千里不共。救得眉毛，失却鼻孔。(空叟印)

閩王送荔枝與師，師拈起示眾云：這個荔枝得恁麼紅，這個荔枝得恁麼赤，諸人作麼生會？若道一色，猶是儱侗；若道是眾色，又落

斷常。諸人作麼生？有僧出云：不可不識荔枝。師自代云：只是荔枝。

智證傳曰：夫以言遣言，以理遣理，皆世諦流布，非能見道。楞伽經曰：如楔出楔。如玄沙嘗曰：學者當用處不換機。而雖老於叢林者，亦莫識此語，可歎也。玄沙嘗食荔枝，問眾曰：這個荔枝得與麼紅，這個荔枝得與麼赤，汝諸人且作麼生？若道一色，又是儱侗；若道是眾色，只成個斷常。汝諸人且作麼生？彥瑫曰：也只和尚自分明。玄沙曰：這儱侗愚癡，有什麼交涉？冲機曰：都來只是一色。玄沙曰：總與麼儱侗，有什麼了時？乃回顧問皎然：汝作麼生道？皎然曰：不可不識荔枝。玄沙曰：只是荔枝。又曰：汝諸人如許多時在我這裏，總與麼說話，不辨緇素，不識吉凶。我比來向汝道用處不換機，因什麼只管對話？有什麼交涉？道巘禪師曰：先聖憫汝顛倒馳逐，將一句子解落。汝知是般事，掉放閑處，自著些筋力，却于機語上答出話頭，將作禪道，非惟自賺，亦乃賺人。

師與雪峯夾籬次，師問：夾籬處還有佛法也無？峯曰：有。師曰：如何是夾籬佛法？峯撼籬子一下。師曰：某甲不與麼。峯曰：子又作麼生？師曰：穿過篾頭來。

師辭雪峯云：啟和尚，人人自由自在，某甲如今下山去。峯曰：是誰與麼道？師曰：是和尚與麼道。峯曰：汝作麼生？師曰：不自由自在。峯曰：知。

長慶來，師問：除却藥忌，作麼生道？慶曰：放憨作麼？師曰：雪峰山橡子拾食，來這裏雀兒放糞。

師因僧禮拜，師曰：因我得禮汝。

頌：

拜我得禮汝，自笑沒道理。豈獨玄沙翁，天下人不是。(覺海元)

因我得禮汝，扶倒又扶起。要行即便行，要止即便止。(寶峯明)

夫子不識字，達磨不會禪，玄沙無此語，切莫妄流傳。(徑山杲)

利刀自斷命根，不要依草附木。若有一法與人，永入拔舌地獄。(鼓山珪)

因我得禮汝，牽牛去飲水，岸上蹄踏蹄，水中嘴對嘴。(高菴悟)

因我得禮汝，崑崙臥潭底，雖然浪拍天，身上無滴水。(雪堂行)

因我得禮汝，分明好慚愧，玄沙不是癡。咄！開眼休瞌睡。(照堂一)

說汝說我，轉見話墮。大地眾生，元無一個。(典牛游)

老鼠咬生鋘，十分滋味別，猫兒左右看，嚥唾也不徹。(正堂辯)

因我得禮汝，窮源須到底。九九八十一，閻羅王是鬼。(止菴顏)

(圓語改云：當下便歸家，不隔一番紙。)

因我得禮汝，事從叮囑起。誰知白蘋風，不在秋江裏。(天目禮)

因我得禮，汝莫放屁撒屎帶，累天下人錯認自家底。(蒙菴聰)

問：如何是親切底事？師曰：我是謝三郎。

頌：

本是釣魚船上客，偶除鬚髮著袈裟祖佛位中留不住，夜來依舊宿蘆花(雪竇顯)。

親伸端的向君言，莫比流沙少室傳昨夜雁回雙嶺後，謝家人立月明前(投子青)。

閩山滄海浪悠悠，父子生涯一釣舟，忽爾踏翻親猛省，大家收拾去來休。(草堂清)

杪秋時節水雲鄉，千頃蘆花未著霜江景不將零碎賣，一時分付謝三郎(祖印明)。

蕭蕭蘆葦映江流，獨棹孤蓬漾小舟，細雨斜風渾不顧，一心只在釣竿頭。(笑翁堪)

侍雪峯次，二僧從堦下過，峯曰：此二人堪為種草。師曰：某甲不與麼。峯曰：汝作麼生？師曰：便好與三十棒。

鏡清問：學人乍入叢林，乞師指個入路。師曰：還聞偃水聲否？曰：聞。師曰：是汝入處。

頌：

從這裏入，頭上脚下俱濕，雖然通得咽喉，未免一場氣急。風浙浙，浪悠悠，清風何處起？人在木蘭舟。(佛慧泉)

一滴偃溪水，四海少人聞，直饒玄會得，也是弄精魂。(法雲秀)

天生碧眼崑崙兒，有藝過人自不知，幾度黑風翻大海，波心出沒自閒嬉。(白雲端)

風飄碎玉千峯雪，雨滴岩花萬國春，堪聽偃溪流水意，潺潺終日不聞聞。(羅漢南)

投老玄沙忒鏡清，返聞來聽偃谿聲如今洗耳滄浪在，誰肯臨流便濯纓(旻古佛)？

滔滔無問說，只為太親切有誰曾共聞，山河齊漏泄(楚安方)。

玄沙指示太深深，引線須憑一寸鍼，聞與不聞門外語，勸君休向偃溪尋。(文殊道)

乾坤獨立，從這裏入，風吹不著，雨打不濕。(月林〔現〕)

一派寒泉下翠微，玄沙拈出為真機，鏡清雖向聞中入，流水何曾洗是非？(銕山仁)

雪峯示眾云：南山有一條鼈鼻蛇，汝等諸人切須好看。長慶云：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。雲門以拄杖攃向雪峯前作怕勢，僧舉似師，師云：須是稜兄始得。雖然如此，我即不恁麼。僧云：和尚作麼生？師曰：用南山作什麼？

真淨示眾，舉雪峯云：南山有條鼈鼻蛇，汝等諸人切須好看。雪峯無大人相，然則蛇無頭不行，恰似新婦兒怕阿家相似，便道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。雲門拽拄杖擲向雪峯面前作怕勢，為蛇添足。玄沙云：用南山作什麼道？我見處親切，不免只在窠窟裏，更無一人有些子天然氣槩。報寧門下則不然，莫有天然氣概的麼？不敢望汝別懸慧日、獨振玄風，且向古人鶻臭布衫上知些子氣息也難得。

頌：

象骨岩高人不到，到者須是弄蛇手，稜師備師不柰何，喪身失命有多少？韶陽知，重撥草，南北東西無處討，忽然突出拄杖頭，拋對雪峯大張口。大張口兮同閃電，剔起眉毛還不見，如今藏在乳峯前，來者一一看方便。喝云：看脚下。(雪竇顯)

雪峯一日在僧堂內燒火，閉却前後門，乃叫云：救火！救火！師將一片柴從窻櫺中拋入，雪峯便開門。

鼓山來，師作一圓相示之。山曰：人人出這個不得。師曰：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。山曰：和尚又作麼生？師曰：人人出這個不得。山曰：和尚與麼道却得，某甲為甚麼道不得？師曰：我得汝不得。

雪竇顯云：只解貪觀白浪，不知失却手橈。　雲峯悅云：道得道不得，總在玄沙圈裡。如今作沒生出得玄沙圈？　昭覺勤云：灼然這一條路，作者方知。直得窮天地亘萬古而不移，消劫石空芥城而無盡。便是透關底，也須著眼始得。一等是恁麼時節，為甚麼我得汝不得？切忌向驢胎馬腹裡作活計。　淨因成云：叢林中往往作鼓山，未到玄沙境界會。諸人要識玄沙・鼓山麼？不見道：盡出這個不得。　南華昺云：捩轉鼻孔，換却眼睛。若無這個手段，如何扶竪宗乘？雖然如是，直是好笑。笑須三十年，且道笑個什麼？情知汝在驢胎馬腹裏作活解。　地藏恩別云：不免起動和尚。　東禪觀云：某甲當時若作鼓山，待玄沙道：人人出這個不得。即云：和尚元來別有長處。不圖成就前功，且要與玄沙驢胎馬腹裏相見。

頌：

作者好來無病藥，馬腹驢胎何處著？鼓山當日可憐生，鼻孔遭人白拈却。(本覺一)

一日眾集，師將拄杖一時趁下，却回向侍者道：我今日作得一解，險入地獄如箭射。者曰：喜得和尚再復人身。

翠巖芝云：大小玄沙，前不搆村，後不至店，且作麼生道得出身之路？　道吾真云：大小芝老，只是偏枯。若是道吾即不然，玄沙・侍者一人，具一隻眼。

雲居舜云：此話眾中舉得爛如泥，且作麼生會？山。

僧道侍者，不在言也。玄沙也是荊棘裏求旃檀。

東禪觀云：大小玄沙，性命在付者手裏。

僧侍立次，師以杖指面前地上白點曰：還見麼？曰：見。

如是三問三答。師曰：你也見，我也見，為什麼道不會？

頌：

你見我見，十分成現。打破荊棘林，方知無背面。一點從教徹古今，黑白未分何處辨。

師嘗訪三斗菴主，纔相見，主曰：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。師曰：人人盡有，菴主為什麼無？主曰：且坐食茶。師曰：庵主原來有。

師因雪峯指火曰：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。師曰：近日王令稍嚴。峯曰：作麼生？師曰：不許攙行奪市。

雲門偃曰：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，三世諸佛立地聽。

南際到雪峯，峯令訪師。師問：古人道：此事惟我能知。長老作麼生？際曰：須知有不求知者。師曰：山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？

雪峯普請畬田次，見一蛇，以杖挑起，召眾曰：看！看！以刀芟為兩段。師以杖拋於背後，更不顧視，眾愕然。峰曰：俊哉！

侍雪峯游山次，峯指面前地曰：這一片地好造個無縫塔。師曰：高多少？峯乃顧視上下。師曰：人天福報即不無，和尚若是靈山授記，未夢見在。峯曰：汝又作麼生？師曰：七尺八尺。

瑯邪覺云：國清才子貴，家富小兒嬌。

雪峯曰：世界濶一尺，古鏡濶一尺。世界濶一丈，古鏡濶一丈。師指火爐曰：火爐濶多少？峯曰：如古鏡濶。師曰：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。

鏡清忞問僧：為復古鏡致火爐與麼濶，火爐致古鏡與麼濶？　西院明云：與麼問人也未可在。雲門偃云：餿飯泥茶爐。

上堂，良久，曰：我為汝徹困也，還會麼？僧問：寂寂無言時如何？師曰：寐語作麼？曰：本分事，請師道。師云：瞌睡作麼？曰：學人即瞌睡，和尚何如？師曰：爭得恁麼不識痛痒？又曰：可惜許大師僧，千里萬里行脚到這裡，不消個瞌睡寐語。便屈去。

問：四儀外如何奉王？師曰：汝是王法罪人，爭會問事？

問：古人拈槌竪拂，還當宗乘也無？師曰：不當。曰：古人意作麼生？師舉拂子。僧曰：宗乘中事如何？師曰：待汝悟始得。

問：如何是金剛力士？師吹一吹。

普請往海坑砍柴次，見一虎，天龍曰：和尚虎。師曰：是汝虎。歸院後，天龍問：適來見虎云是汝，未審尊意如何？師曰：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，若人透得，不妨出得陰界。

東禪齊曰：上座，古人見了道：我身心如大地．虛空。如今人還透得麼？　雪竇云：要與人天為師，前面端的是虎。

頌：

前虎後虎，急須看取，凜烈威風，生獰爪距。今古樵人不回顧，喪身失命如何數？若回顧，雄雄坐斷出前路。(佛慧泉)

猛虎當途獨振威，爪牙真個利如錐，可怜不覺亡身者，碎骨收來良可悲。(保寧勇)

宗師方寸大慈悲，是汝之言實古錐，萬里神光騰頂後，肯將生死嚇愚癡。(龍門遠)

欲識玄沙虎，當面是誰覩？直下透牢關，全機超佛祖。(禾山方)

玄沙見虎是汝，多少人明自己。色聲逼滿太虛，有底纖毫依倚。(永明壽)

老玄沙，太饒舌，覿面明明重漏泄，衲僧於此便承當，驗來未免眼中屑。屑屑，誰甄別？火發新羅燒脚熱。(海印信)

山中有虎人，世上有人虎。常磨笑裡刀，利牙爪可怖。寄語花狸奴，莫教渠上樹。(慈受深)

前面有虎，元來是汝。更問如何，冤苦冤苦。(月堂昌)

閩王送師上船，師扣船召曰：大王爭能出得這裡去？

王曰：在裏許得多少時也？

歸宗柔別云：不因和尚，不得到這裏。

師問文桶頭：下山幾時歸？曰：三五日。師曰：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。文無對。

歸宗柔代云：和尚用作什麼？

師與地藏在方丈說話，夜深，侍者閉却門。師曰：門總閉了，汝作麼生得出去？藏曰：喚甚麼作門？

雪竇顯別云：珍重！便行。　清凉欽別云：和尚莫欲歇去麼？

師問長生：維摩觀佛，前際不來，後際不去，今則無住，汝作麼生觀？生曰：放皎然過，有個道處。師曰：放汝過作麼生道？生良久，師曰：教阿誰委悉？生曰：徒勞側耳。

師曰：情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。

崇壽雲：別。長生云：喚甚麼作如來？

問：古人皆以瞬視接人，未審和尚以何接人？師曰：我不以瞬視接人。曰：學人為甚道不得？師曰：囗塞汝口，爭解道得？

法眼云：古人恁麼道甚奇特，且問上座口是甚麼？

師問鏡清：教中道：不見一法為大過患。且道不見什麼法？清指露柱曰：莫是不見這個法麼？(同安顯別云：也知和尚不造次。)師曰：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，佛法未會在。

玄覺云：且道玄沙恁麼道，意在什麼處？不見僧問洞山云：不見一法為大過失。此意如何？洞山云：不見一法好言語。上座一宿覺云：不見一法即如來，是則名為觀自在。普賢又云：不見一法是大過患。是一個？是兩個？試斷看。　雪竇顯云：大小鏡清被玄沙熱謾，我當時若見，但向道：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。　溈山喆云：若不是鏡清，幾乎忘前失後。何故？不逢別者，終不開拳。

頌：

雪老門高兒女盛，又能情重貴天倫，把家幹蠱雖相似，也有貪盃落草人。(虛空愚)

密機深設穽，利刃疾交鋒。汗馬無人識，重論盖代功。

師因僧問：如何是清淨法身？師曰：膿滴滴地。

頌：

滴滴通身是爛膿，釣魚船上顯家風，時人只看絲綸上，不見蘆花對岸紅。(天衣懷)

膿滴滴地金色光，法身全體露堂堂，釣螺江上曾分化，一葉漁舟泛渺茫。(楊無為)

清淨法身無可比，病後依前滴滴膿，燕鴻叫斷秋光老，落葉飄來一樣紅。(懶庵樞)

滴滴通身是爛膿，更無一點落西東。若言不是知音者，未免風吹別調中。

師示眾云：若論此事，喻一片田地，四至界分，結契賣與諸人了也，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。

頌：

萬事由王老師，樹子未屬汝在。廣額屠兒成佛，二祖大師償債。(鼓山珪)

祖父田園都賣了，四邊界至不曾留。柰何猶有中心樹，惱亂春風卒未休。

祖父田園俱屬我，中間樹子豈由他？連枝連葉和根拔，要見兒孫意氣豪。(遯庵演)

玄沙曾指上頭關，四海禪流覺未閑，惟有漢朝天子貴，彭城[土*玄]上信旌還。(姜山愛)

問：如何是學人自己？師曰：用自己作麼？

雲門曰：沒量大人，被語脉裡轉却。僧問：如何是學人自己？門曰：忽然路上有人喚衲僧齋，汝也隨分得飯喫。

頌：

是汝自己，莫相鈍置。衲子兩兩三三，祇道早眠晏起。(大中隆)

玄沙驢前，雲門馬後。更問如何，合取狗口。(雪庵瑾)

問：凡有言句，盡落裡襛？不落裡襛？請和尚商量。師曰：拗折秤衡來，與汝商量。
問：承古有言，舉足下足，無非道場。師曰：沒却汝。曰：為甚麼得恁麼難見？師曰：祇為太近。
　法眼曰：也無可得近，直下是上座。
師問明真大師：善財參彌勒，彌勒指歸文殊，文殊指歸佛處。汝道佛指歸甚麼處？對曰：不知。師曰：情知汝不知。
　法眼別云：喚什麼作佛？
大普玄通到，禮覲。師謂曰：汝在彼住，莫誑惑人家男女。對曰：玄通只是開個供養門，晚來朝去，爭敢作恁麼事？師曰：事難。曰：真情是難。師曰：什麼處是難處？曰：為伊不肯承當。師便入方丈，拄却門。
泉守王公請師登樓，先語客司曰：待我引大師至樓前，便舁却梯。客司稟旨，公曰：請大師登樓。師視樓，復視其人了，曰：佛法不是此道理。
　法眼云：未舁梯時，一日幾度登樓。
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，有一沙彌揭簾入見，却退步而出。師曰：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。曰：恁麼即某甲罪過。(同安顯別云：祖師來也。)師曰：佛法不恁麼。
　鏡清云：不為打水。有僧問：不為打水意作麼生耶？鏡清云：青山碾為塵，敢保勿閑人。東禪齋云：只如玄沙意作麼生？或云：直饒恁麼去，也好與拄杖。或云：事在當機。或云：拈破會處。
　此三說還會玄沙意也無？
師問雪峰：某甲如今大用去，和尚作麼生？峰遂將三個木毬一時拋出，師遂作斫牌勢。峰曰：汝親在靈山，方得如此。師云：也祇是自家事。
　妙喜云：祇許老胡知，不許老胡會。
靈雲見桃花頌云：三十年來尋劍客，幾回落葉又抽枝。自從一見桃花後，直至如今更不疑。溈山云：從緣入者，永不退失。汝善護持。師云：諦當甚諦當，敢保老兄未徹在。眾疑此語，師問地藏：我恁麼道，汝作麼生會？地藏云：不是桂琛，即走殺天下人。
　五祖演云：說甚麼諦當，更參三十年始得。　妙喜云：一家有事百家忙。
僧問石霜：咫尺之間，為甚不覩師顏？霜曰：我道徧界不曾藏。僧後問雪峰：徧界不曾藏，意旨如何？峰曰：什麼處不是石霜？僧回，舉似石霜，霜云：遮老漢著甚麼死急？師云：山頭老漢蹉過也。

師在雪峰時，光侍者謂師曰：師叔若學得禪，某甲打鐵船下海去。師住後，問光曰：打鐵船也未？光無對。

法眼代云：和尚終不恁麼。　法燈代云：請和尚下船。玄覺代云：貧兒思舊債。　汾陽昭云：只見錐頭利，不見鑿頭方。　慧林本云：昨日過新羅。　雲居元云：禪也未曾參得，何用思量舊事？忽然被他撐動鐵船，玄沙堪作什麼？

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峰，峰開緘，見白紙三幅，問僧：會麼？曰：不會。峰云：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？僧回，舉似師，師曰：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。曰：和尚如何？師曰：孟春猶寒，也不解道。

五祖戒云：將謂胡鬚赤。　黃龍南云：雪峰不道無長處，既被玄沙識破，直至于今雪不出。　明昭謙云：玄沙三幅白紙，曾柰文彩已彰；雪峰千里同風，何故不知蹉過？不見道：養子莫教大，大了作家賊。

頌：

故遣馳書通遠信，不干文字示家風回來却報玄沙語，蹉過分明理更封(汾陽昭)。

玄沙封白紙，雪老却同風，蹉過人難會，古曲調不同。(真如喆)

玄沙封白紙，雪老把火披，元來不識字，白日走須彌。(雲盖智)

玄沙象骨眼睛烏，白紙三番便當書，千里同風多錯會，一條拄杖兩人扶。(慈受深)

踏翻漁艇承家業，笑出蘆花月正圓，地濶天長三幅紙，同風千里為誰宣？(佛心才)

白紙三張通信去，展開千里却同風陽春轉入胡笳曲，不是風吹別調中(佛性泰)。

三番白紙問寒暄，千里同風月滿船，奪得高標全用處，盤蛇口內打鞦韆。(丹霞淳)

白紙連封寄雪峰，雪峰由是喜同風中間蹉過無人識，齋後江城打暮鐘(佛陀遜)。

白紙馳來上雪峰，雪峰千里却同風，玄沙蹉過人難會，熨斗煎茶銚不同。(真淨文)

鶺[刁*鳥]夜夜連聲叫，月下同人不忍聞。啼到血流無用處，不如緘口過殘春。(文殊道：)

三張白紙，千里同風，宗師蹉過，衲子迷踪。金烏飛出海門東，風從虎兮雲從龍。(野雲南)

千里同風見不差，僧持此語報玄沙，不知蹉過如何也？莫是玄沙蹉過他？(橫川珙)

問：承和尚有言，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，學人如何得會？師曰：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，用會作麼？僧便休。師來日却問其僧：盡

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，汝作麼生會？曰：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，用會作麼？師曰：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。

玄覺云：一般恁麼道，為甚麼却成鬼窟去？

問：如何是無縫塔？師曰：這一縫大小？

韋監軍來謁，乃曰：曹山和尚甚奇怪。師曰：撫州取曹山幾里？韋指傍僧曰：上座曾到曹山不？曰：曾到。韋曰：撫州取曹山幾里？曰：百二十里。曰：恁麼則上座不到曹山。韋却起禮拜。師曰：監軍却須禮此僧，此僧却具慚媿。

雲居錫云：什麼處是此僧具慚媿？若檢得出，許上座有行脚眼。

承天京云：這僧可悲可痛，直饒玄沙具金剛眼睛，蹉過韋監軍了也。

西天有聲明三藏至，閩帥請師辨驗。師以鐵火筯敲銅鑪，問：是甚麼聲？藏曰：銅鐵聲。(法眼別云：請大師為大王。　法燈別云：聽和尚問。)師曰：大王莫受外國人謾。藏無對。

法眼代云：大師久受大王供養。　法燈代云：却是和尚謾大王。　雪竇顯別云：大王宜加敬信。　又代三藏云：莫謾外國人。　淨因成云：既不是銅鐵聲，玄沙喚作什麼聲？然則三藏只知渡水，不覺濕衣；玄沙偏解誣人，爭柰國有憲章。且道三藏謾大王，何似玄沙謾大王？　天童覺云：理契則神，貧子獲衣中之寶；情封則物，力士失額上之珠。三藏只解瞻前，不能顧後。還知麼？誣人之罪，以罪加之。

問僧：乾闥婆城，汝作麼生會？曰：如夢如幻。

法眼別敲物示之。

雪峰因僧問牧童：能歌能舞時如何？峰便下繩床作舞。師云：這老漢脚跟未點地在。峰云：子又作麼生？師撫掌三下。

雪峰陞座，眾集定，乃輥出木毬，師遂去捉來，安于舊處。

師以杖拄地，問長生曰：僧見・俗見・男見・女見，汝作麼生見？曰：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？師曰：相識滿天下。

問：承和尚有言，聞性遍周沙界。雪峰打鼓，這裏為甚麼不聞？師曰：誰知不聞？

問：險惡道中，以何為津梁？師曰：以眼為津梁。曰：未得者如何？師曰：快救取好！

師舉誌公曰：每日拈香擇火，不知身是道場。乃曰：每日拈香擇火，不知真個道場。

玄覺云：祇如此二尊宿語，還有親疎也無？

師與韋監軍喫果子，韋問：如何是日用而不知？師拈起果子曰：喫。韋喫果子了，再問之，師曰：只者是日用而不知。

普請搬柴，師曰：汝諸人盡承吾力。一僧曰：既承師力，何用普請？師叱之曰：不普請，爭得柴歸？

師初到莆田，百戲迎之。次日，問小塘長老：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？小塘提起袈裟角，師云：料掉沒交涉。

法眼益別云：昨日有多少喧鬧？　清凉欽別云：今日更好笑。

溈山喆云：大溈則不然，忽有問，遂鳴指一下，如有個衲子出來云：料掉沒交涉。却肯他。何故？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，且道利害在甚處？　黃龍新云：奇怪諸禪德！扶豎宗乘須是小塘長老始得，玄沙為什麼道料掉沒交涉？我即不然，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？天共白雲曉，水和明月流。　昭覺勤云：或有問山僧，只向道：又是從頭起。他若道料掉沒交涉，劈脊便棒。何故？曹溪波浪如相似，無限平人被陸沉。　南華昺云：玄沙恁麼道，還有得失是非也無？若謂有，當人未具眼在；若謂無，因甚麼道料掉沒交涉？還會麼？是非已去了，是非裏薦取。

頌：

夜壑藏舟，澄源著棹，魚龍未知水為命，折筋不妨聊一攪。玄沙師，小塘老，函盖箭鋒探竿影，草潛縮也老龜巢，蓮遊戲也華鱗弄藻。(天童覺)

今日靜愀愀，昨日鬧啾啾風定花猶落，鳥鳴山更幽(北磵簡)。

人前根起袈裟角，堪笑無端露醜惡，二老風流出當家，未明向上那一著。(無際派)

羅漢同中塔侍師次，師乃打中塔一棒，云：就名就體？中塔不對，乃問羅漢云：作麼生會？羅漢云：這僧著一棒，不知來處。

師因韋監軍云：占波國人語稍難辨，何況五天梵語？還有人辨得麼？師提起橐子云：識得這個即辨得。

雲門偃云：玄沙何用繁辭？又云：適來道什麼？

師問僧：甚處來？云：德山來。師云：德山近日有何言句？僧云：和尚一日大眾集定，攜拄杖向前，便歸方丈，掩却門。師云：賺舉了。僧却問：作麼生是某甲賺舉？師云：更請上座舉。其僧又舉，師云：不違種草。

師因雪峰至，謂師云：近有僧來禮拜我，我打伊一棒便回頭，我向伊道：是什麼？渠便有個會處。師云：和尚莫錯保持人，也須驗過始得。師後去山中，果見其僧，遂問云：山中和尚見兄來，打一棒云：是什麼？是不？僧云：是。師拂袖去。雪峰見師，乃問云：那僧何似生？師云：那僧荒也。峰云：何處荒？師云：四邊荒，倮倮地。

大溈陞座，有僧出云：請和尚為眾說法。溈云：我為汝得徹困也。僧便作禮。雪峰聞，云：古人得與麼老婆心切。師云：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。峰問師：什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？師云：大小溈山被那僧一問，直得百雜碎。峰駭然。

師問僧：甚處來？僧云：瑞巖來。師云：瑞巖有甚麼言句？

云：和尚尋常喚主人。翁自應曰：諾。惺惺著，佗後莫受人謾。師云：一等弄精魂，猶較些子。

師有時云：深山懸崖，千年萬年，人跡不到處，還有佛法也無？若道有，喚甚麼作佛法？若道無，佛法却有不到處。

問：從上宗乘，如何理論？師曰：少人聽。曰：請和尚直道。

師曰：患聾作麼？

師有時謂眾曰：是汝真實如是。又有時云：達磨如今現在，汝諸人還見麼？

師因雪峰遷化為喪主，三朝集眾煎茶次，師於靈前拈起一隻盞，問大眾：先師在日即且從你道，如今且作麼生道？若道得，則先師無過；若道不得，則過在先師。還有人道得麼？如是三問，眾無對，師遂撲破盞子。歸院後，問中塔：作麼生會？塔云：先師有甚麼過？師便面壁，塔便出去。師復召塔，塔回首，師問：汝作麼生會？塔便面壁，師休去。

師一日見三人新到，遂自去打普請鼓三下，却歸方丈。新到具威儀了，亦去打普請鼓三下，却入僧堂。久住來白師云：新到輕欺和尚。師云：打鐘集眾勘過。大眾集，新到不赴。師令侍者去喚新到，纔至法堂，却向侍者背上拍一下云：和尚喚汝。侍者至師處，新到便歸堂。久住乃問：和尚何不勘新到？師云：我與汝勘了也。

頌：

玄沙明修棧道，新到暗度陳倉，夜行各不相投，投明共到咸陽。

嚴號令，按條章，明明四海清如鏡，更于何處覓邊疆？(最庵印)

師示眾曰：世尊道：吾有正法眼藏，付囑摩訶大迦葉，猶如畫月；曹溪竪拂，猶如指月。時鼓山出眾云：月墮！

師曰：這個阿師就我覓月。山不肯，却歸眾云：道我就他覓月。

雪竇顯云：玄沙與鼓山，如排百萬大陣，祇拋瓦礫相擊。或有衲僧辨得，當知正法眼藏付囑有在。

護國元云：玄沙・鼓山各說道理，要且未識月在。諸人要識月麼？幸無偏照處，剛有未明人。

師因侍雪峰游山次，峰云：欲將此一片地作長生地。

師云：看此一片地，好造個無縫塔。峰乃作量勢。師云：是即是，某甲不與麼。峰云：汝作麼生？師云：造塔。峰云：好！好！

偈三首

萬里神光頂後相，沒頂之時何處望。事亦成，意亦休，此個元來觸處周。智者撩著便提取，莫待須臾失却頭。

頌

神光頂後照無遺，萬里區區豈足言？若問玄沙端的意，霜天夜半髑髏寒。(失名)

玄沙游徑別，時人切須知。三冬陽氣盛，六月降霜時。

有語非關舌，無言切要詞。會我最後句，出世少人知。

奇哉一靈叟，那頓許吆吆(音兜)。風起引箜篌，迷子曾頭湊。設使總不是，蝦蟆大張口。開口不開口，終是犯靈叟。欲識個中意，南星真北斗。

罽賓國王詣師子尊者前斬之，出白乳，王臂自落。

師云：大小師子尊者不能與頭作主。

玄覺云：玄沙恁麼道，要人作主？不要人作主？若也要人作主，蘊即不空；若不要人作主，玄沙恁麼道，意在什麼處？試斷看。

青原令石頭馳書呈南嶽大慧云：回日與子個鈯斧子住山去。石頭到後便問：不慕諸聖，不重己靈時如何？慧云：子問太高生，何不向下問將來？頭云：寧可永劫受沉淪，不於諸聖求解脫。便歸。青原問：子返何速？書信達不？頭曰：信亦不通，書亦不達。乃舉前話，復云：去日蒙和尚許鈯斧子，而今便請。師垂下一足，石頭便作禮。

師云：大小石頭被大慧推倒，至今起不得。

灌溪因僧問：久嚮灌溪，到來只見漚麻池。溪云：汝只見漚麻池，要且不見灌溪。僧云：如何是灌溪？溪云：劈箭急。

師云：更學三十年來會禪。

魯祖見僧來，便面壁。南泉聞，乃云：我尋常向僧道：佛未出世時會取，尚不得一個半個。他恁地驢年去。羅山閑云：陳老師若見，背上與五火抄。

師云：我當時若見，也與五火抄。

雲居錫云：羅山．玄沙總與麼道，為復一般？為復別有道理？若擇得出，許上座佛法有去處。

太原孚到投子，子云：久嚮太原孚上座，莫便是麼？孚作掌勢，子云：老僧招得。孚便出，子云：且聽諸方斷看。孚便回首，子便打。

師云：莫是投子招得麼？

溈山問仰山：甚處來？仰山云：田中來。溈山云：田中多少人？仰山插鍬叉手而立。溈云：今日南山有人割茆。仰拽鍬而去。

師云：我若見，即踏倒鍬子。

有人問鏡清忩云：插鍬意旨何如？

云：狗啣赦書，諸侯避道。

又問：玄沙踏倒鍬意如何？

云：不柰船何，打破舀斗。

荷澤到思和尚處，問：什麼處來？澤云：曹溪。思云：曹溪意旨如何？澤振身而立。思曰：猶帶瓦礫在。澤云：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不？思云：設有，與汝向什麼著？

師云：果然。

雲居錫云：只如玄沙道：果然是真金，是瓦礫？

大耳三藏云：得他心通。肅宗命忠國師試驗，三藏纔見，師云：汝得他心通耶？藏云：不敢。師云：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？藏云：和尚是一國之師，何得在西川看競渡？師良久，再問：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？藏云：和尚是一國之師，何得向天津橋上看弄猢猻？至第三次問，三藏良久，罔知去處，師叱云：這野狐精！他心通在什麼處？藏無對。

師徵云：汝道前兩度還見麼？

忠國師一日喚侍者，侍者應諾。如是三喚三應，師曰：將謂吾孤負汝，却是汝孤負吾。

師云：却是侍者會。

報慈問僧云：甚處是侍者會處？

僧云：若不會，爭解與麼應？

慈云：汝少會在。又云：若于此見得，便識玄沙。

雲居錫云：且道侍者會不會？若道會，國師又道孤負吾；若道不會，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。且作麼生商量？

香嚴問僧：甚處來？僧云：溈山來。嚴問：和尚近日有何言句？僧云：有人問：如何是西來意？竪起拂子。嚴乃云：彼中兄弟作麼生會？僧云：彼中商量道：即色明心，附物顯理。嚴云：會便會，不會著甚麼死急？僧却問嚴：師意如何？嚴還舉拂子。

師云：只這香嚴脚跟相未點地在。

雲居錫云：什麼處是香嚴？脚跟未點地在。

僧問香嚴：如何是道？嚴曰：枯木裏龍吟。僧曰：學人不會。嚴曰：髑髏裏眼睛。

師別云：龍藏枯木。

俱胝將順世，謂眾曰：吾得天龍一指頭禪，一生用不盡。言訖示滅。

師曰：我當時若見，拗折指頭。

玄覺云：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？

雲居錫云：只如玄沙恁麼道，肯伊不肯伊？若肯伊，何言拗折指頭？若不肯，俱胝過在什麼處？

忠國師因同肅宗到官前，乃指石師子云：陛下！這石師子奇特，下取一轉語。帝曰：朕下語不得，請師下語。師曰：山僧罪過。

後虬源問忠國師：皇帝還會麼？師云：皇帝會且置，汝作麼生會？

師云：大小國師被侍者勘破。

雲巖一日掃地次，道吾云：太區區生。巖曰：須知有不區區者。吾云：恁麼則有第二月也。巖竪起掃箒云：這個是第幾月？吾休去。

師代云：正是第二月。

長慶問云：被他倒轉掃箒攔面摵，又作麼生？師休去。

溈山云：道吾平地生堆，雲巖因行掉臂。玄沙道：正是第二月，面皮厚多少？且道雲巖竪起掃箒意作麼生？十分好個金剛鑽，攤向門前賣與誰？

泉州王延彬因入佛殿，指鉢盂問殿主：這個是什麼鉢？主云：藥師鉢。彬云：只聞有降龍鉢。主云：待有龍即降。彬云：忽遇拏雲𩙿浪來又作麼生？主云：他亦不顧。彬云：話墮也。

師云：盡汝神力走向什麼處去？

師形短小，精神可掬，應機接物，僅三十載，致青原・石頭之濬流，轉導來際。所說法要，有大小錄行世。得法弟子：羅漢琛・天龍真・國泰瑫・臥龍球・僊宗符・昇出希・螺峰奧・大章如庵主・蓮華興・南臺誠・睡龍和尚・天台德國清靜上座。

師嘗問羅漢曰：三界惟心，汝作麼生會？

羅漢指椅子曰：和尚喚這個作什麼？

師曰：椅子。

曰：和尚不會三界惟心。

師曰：我喚這個作竹木，汝喚作什麼？

曰桂琛，亦喚作竹木。

師曰：盡大地覔一個會佛法底人不可得。琛自爾愈加激勵。

臥龍問師：如何是第一月？

師曰：用汝個月作麼？龍從此悟入。

師嘗謂如庵主曰：子禪已逸格，則他時要一人侍立於後也無？如自此不務聚徒，不畜童侍，隱于小界山，刳大朽杉為庵，容身而已。

靜上座始聞師示眾云：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，吾保汝究得徹去。

靜乃躡前語而問曰：只如教中道，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，又作麼生？

師曰：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，還測度得知否？靜自此信入。

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師示疾而終。先時，閩帥王氏遣子問疾，仍密請繼座者誰。師曰：球子得。

王氏默領遺旨，又問鼓山曰：臥龍法席，孰當其任？

鼓山舉城下具道眼者十有一人，王氏亦識之。至開堂日，官僚・僧侶雲集法筵，王氏忽問眾曰：誰是球上座？於是眾目屬球，王氏便請上堂。

師壽七十有四，臘四十有四。閩帥為樹塔，今塔院存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